

# 那多《騎士的獻祭》

## 減少懸疑 放大情感

憑借非凡想像力一舉成名的懸疑小說家那多在其最新作品《騎士的獻祭》裏主動放棄了他擅長的詭奇多變的文風，少了情節上的跌宕起伏與反轉，卻多了情感的傳遞與共鳴。那多在鄭州松社書店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隨着年齡的變化，對寫作的興趣從天馬行空回到了腳下的地球，30歲之後，開始研究人性。「用犯罪懸疑的手法寫人性，把人放在極端情境下看人性的變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通訊員 郝艷霞

早前，作家那多做客松社書店，為讀者分享了他的新書——《騎士的獻祭》。

《騎士的獻祭》改編自一件令那多五年都無法釋懷的案件。「它一直跟隨着我，像一顆潛入骨縫的子彈，時常隱隱作痛。」如今，那多把「子彈」取出來，擺在所有讀者面前，告訴你，現在「輪到你來體會這種隱隱作痛的感覺了」。書中講述了一場因為極致的愛與善良催生的殺人事件。那多在微博上寫道：「在這個故事裏，愛意是冰冷的，守護是殘酷的，騎士是孤獨的。希望你能進入這個故事，更能走出這個故事。」

「小時候覺得這個世界是二分的，非黑即白，但隨着經歷的增長，我們會發現很難站穩自己的立場。」那多有做記者的經歷，他說對於犯罪類的事件，有些人不喜歡看深度報道，懷疑記者是不是在同情罪犯。「人們之所以不喜歡看這類深度報道，是因為自己的立場也會因此而混沌，深度了解一個案件後，會開始理解兇手的行為，但隨之會不理解自己為什麼會同情兇手。」

那多卻覺得探究一個案件背後的原因是有必要的。「這個世界有很多灰色地帶」。作家張嘉佳看完小說《騎士的獻祭》後發出感慨：「殺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令殺戮發生的，竟然是愛和善良。好的罪案小說，敢於直面悖謬的邏輯，將抽絲剝繭後無比蒼涼的愛和人性晾在你面前。」

那多喜歡在咖啡館裏寫作，他會選擇坐在面對馬路的位置，「寫的同時看到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他們都是有自己的故事和人生的。」那多覺得，這種對混沌世界的認知和對他人的共情理解對於寫作非常重要。「現在我們處於信息繭房當中，看到的很多信息都是我們喜歡或想要看到的，但這構造的是虛幻的世界。」

「小說作品可以讓你更加看清這個世界。哪怕我們了解之後會很難受。」那多說。

### 只有擺脫現實 小說才能更小說

《騎士的獻祭》雖然靈感來自於真實案件，但那多並不過多依賴材料，「我很怕材料對我產生太多影響。」那多會把現實素材當成一粒種子，任由自己的筆與想像去澆灌並讓之發芽開花結果。「寫小說很怕被束縛、被困在細節裏。」就《騎士的獻祭》來說，那多的素材來源只是一個警察的講述，他沒有再看任何相關的報道、視頻，只是把警察的講述作為小說最原始的核，「我擔心知道太多太真實的事情後會被真實捆住，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覺得《騎士的獻祭》還



●那多為讀者簽名



●那多新書《騎士的獻祭》

●那多做客鄭州松社書店

是被捆住了。」那多說，編輯問他很多的問題，他都無法回答，比如男主的行為邏輯，他有時候並沒有想過，他覺得真實中他就是這麼做的。「所以其實真實的事情搬到小說中會有一些不真實感，只有擺脫了這些，才能讓作品顯得更加真實，或者說更加小說。」

在那多與張怡徵的一次對談中，那多也談到，希望虛構的小說能夠有真實感，希望有情感的傳遞，因此反而捨棄掉了一些真實發生的東西，因為有時真實的東西放到小說裏反而削弱了真實感。比如真實案件裏，看監控發現兇手面部後，老警察是騎着自行車偶然撞見他的，這顯得太過巧合。小說裏轉換成老警察一個漫長的走訪、判斷、布網的過程，這種非巧合的轉化中排除了原型案件中的真實。包括他將原型中的案發地化糞池改成了污水河，「我小說最終目的是要表達情感，化糞池會影響閱讀感受，給讀者帶來不好的影響。」

### 畫面感是我小說的特質

分享會現場，有讀者認為那多的小說實在是大有畫面感了。《十九年間謀殺小敘》因「太過重口血腥」有些讀者看不下去。那多就此回應說，這是他寫小說的方式，「每當寫到重要場景時，我會先在腦海中建立畫面，我要覺得很踏實才行。」在《騎士的獻祭》中寫到深圳，雖然那多去過，但沒有在那裏生活過，因此便會在網上搜索大量的深圳街頭的圖片，「包括在開頭描寫分屍場景時，我會把自己帶入到出租屋裏，這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只有看到過，才能寫下去，因此畫面感可能是我小說的一個特質。」

那多還談到，當時在寫《十九年間謀殺小敘》時，因為涉及到大量的醫學場景，如人的肋骨解剖開你會看到什麼？泡過福爾馬林的屍體皮膚顏色是什麼？以及手術刀切這種屍體的觸感是什麼？「我會問我的醫學朋友，這是醫學生的上課日常，當我把這些寫下來的時候，就會有很強的臨場感，也是我需要進入的東西。」

### 受東野圭吾影響大

有評論認為，《騎士的獻祭》是那多繼《十九年間謀殺小敘》之後的創作新峰，打開了中國社會派推理寫作新格局。

那多也坦言近年來，可能東野圭吾對他影響較大：「我覺得好的懸疑小說、犯罪小說，可能還是得要情感來支撐。當我們回憶一部無法忘懷的作品，先出來的往往不是具體的情節，而是一種情感式的感覺：這本書給你留下了一種什麼樣的情感？這種情感式的感覺是通過什麼人物來傳遞的？你第一時間想起的，會是這種感覺以及給你這種感覺的相關人物。我現在追求的就是小說能夠給人留下這樣的情感衝擊。」

他說自己在閱讀懸疑小說時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讀的多是像丹·布朗這一類歐美當代懸疑小說，「那時我不太能讀得進日本懸疑小說，對我來說，讀起來很累，因為它實際上是讀者和作家之間不太公平的智力遊戲；對於歐美當代懸疑來說，它是動態的且案子是不斷推動的，不需要想，跟着跑就可以了，讀起來很爽。」

直到有一天那多讀到東野圭吾的《白夜行》感覺很意外，「因為它也是動態的，是可以看到兇手如何成長的和如何不斷地犯罪，雖然它動得比較慢，但在此過程中，你可以看到其他東西，包括人的情緒變化和社會的擠壓。之後當我回憶歐美懸疑小說時，有時候只能記住一個梗，甚至是什麼都記不住，但回憶《白夜行》、《嫌疑人的獻身》這些作品時，我的腦海裏留下的東西要更豐富，關於人物和某種情緒，它的留存要多，所以，此時我的創作開始往社會派轉，因為作為一名作者，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讓人記得久一點，但出於我自己對歐美快節奏的喜愛，所以我的書是界於兩者之間的。」

### 書評

文：湯禎兆



《山女日記》作者：秦佳苗 出版：春天出版

## 《山女日記》的男性設定

是的，設題明顯已有找碴子的意味。

當然，湊佳苗的《山女日記》的構成，由一開始已有濃厚的商業氣息，而事實上她也求仁得仁，小說成功改編為日劇《山女日記：以山頂為目標的女人們》(2016)，由工藤夕貴及黑谷友香等主演，算是為小說找到了影像生命的寄託。

而《山女日記》的構成，也的而且確有現實上山女風潮的推動助力在背後支持，當然作者也不無反省意味——小說中不少章回的主人翁均以中女熟女為設定原型，冠以尋找自我作定位方向，顯然與山女熱潮下的趨新新奇有對抗性的意圖。

只不過我倒想來一次逆向閱讀——如果山女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風潮流向，那麼在她們背後又有何因由促使各人分別上路？小說中的指向十分明顯，十居其九都是與身邊男性的牽連而導致踏上山女之路。

《妙高山》的主角律子，正是因為與未婚夫野村的成婚路出現波折，於

是登山成了她好好思考未來人生的契機；同行的同事由美，則是部長的外遇對象——有趣的是，前者為將來不想與未婚夫的母親同住而煩惱，後者竟然承擔起去探望看護部長母親的職責，正反的對照昭然若揭。當然，故事中的男性基本上都是影子人物式的角色，而且作者也未有深究他們的想法，但顯然登山變成山女尋覓人生出路又或是藉此減壓的良策之一。

而湊佳苗當然明白以上乃最傳統定型的入題，所以在往後的篇章中，出現的男性角色逐漸便紛陳多變。《火打山》中有溫柔體貼的神崎先生，《金時山》中有積極追夢的大輔，而《槍岳》中既有被迫希望女承父志的老父，同時也有細心明事的本鄉老先生等等（老父的投射形象），作者顯然想突出背後的設定——無論背後有哪一種的男性羈絆牽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因為由選擇登山開始，已經是一種人生路向的選取抉擇。

此所以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作者在設定上，其實為每一篇的女主

角均定下了反抗的「任務」——無論是柔性還是剛性。出發點同樣旨在反抗某種由男性形象代表的定見守則，剛才提及《妙高山》的婚姻觀念，以至《槍岳》中反抗由父親及本鄉先生代表一代的登山原教旨主義者，對任何新裝備均抱持懷疑態度，本質上都是針對社會定見的自我我道。而在《火打山》中，則變得含蓄隱晦，神崎先生的溫柔，表面上與其他篇章中的男性大異其趣，但處處為對方設想，又或者調節了難度要求，其實同屬一種強加自我價值觀於他人身上的表現。所以篇中的美津子其實演繹了一次完美的狡黠遊戲，透過迎合神崎對她的「登山新手」想像，逐步去尋回一直被壓抑下去的登山陰影，到上山頂後才向神崎作出一次釜底抽薪式的表白。可說是從逆向手段出發，去展示日本社會中，男性無論剛柔形象，同樣散發出一種群性迫力的諷刺效果。

而在《金時山》中，則明顯再來一次逆轉，表面上是舞子在照顧身為小劇場演員男友大輔的套路，發展下去才出現峰迴路轉的轉向，原來男友的遊手好閒，只不過是過去在證券公司過分成功後的反悖，令到人生在數字的陰霾下無法突破樊籬。透過小劇場以及登山，才令自己走出困局，而舞子自以為以為可以為人生作出規劃，反過來不過是一種未經歷練的自我想像——由反抗始，到傳承終，表面上的對抗不過是契機，深層的互動才是成長的底蘊。

到頭來，說得明白一點，登山從來都是手段，目的當然在遠方。

## 大坊咖啡店手記：把在這裏的時間，變成重要的時間

作者：大坊勝次  
譯者：賴明珠  
出版：新經典文化



2013年12月，位於南青山表參道站十字路口的「大坊咖啡店」，在咖啡愛好者的嘆息聲中拉下店門。自1975年開店，大坊勝次38年來始終沒改變店家風格經營着。大坊先生自行烘豆、調配配方，甚至以日本獨有少見的

法蘭絨濾布沖泡咖啡，沖出醇厚的甘酸適中、包圍潤滑苦味的美味咖啡。「大坊」吸引不少文化人光顧，只為這一杯杯花五分鐘沖完的甘甜深焙咖啡。例如村上春樹在「大坊」點一杯三號咖啡，甚至他出國時會帶上一包同款配方豆，一解鄉愁；糸井重里美稱這裏猶如寺廟般的莊嚴恬靜，根本像是個可以打坐的心靈場所。11篇關於咖啡、生活、藝術的個性隨筆+20幅精美寫真，為你追憶大坊咖啡店的咖啡光景。

###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作者：萬特等  
出版：幸福文化



你不一定非要長得漂亮，但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上！當你美又能金錢獨立時，世界才會開始美好！二十七位過來人的故事和經歷，送給正學着當個大人的你。只想告訴你，沒有人能真正了解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但你可以選擇和它保持一個可愛的距離。在這段距離裏，坦然接受生活給予自己的所有，自我更新，無畏向前，不攀附，不將就。只有你不斷強大，世界才能柔軟。只有你可愛，這世界才能變得更可愛。

### 溫州街上有什麼？

作者：陳柏言  
出版：木馬文化



無數作家寫過的溫州街，彷彿是一枚化石，留存台灣文學的某些身影與地景。溫州街亦是作者的生活場，本書以溫州街為主角，通過各自獨立而又互有聯結的九篇小說，形構一幅「看不見的溫州街」畫卷。以不同角色追索啟蒙之地，探問我是誰？什麼是文學？於是溫州街不只是溫州街，本書可說是一部年輕世代的心靈史，也是一位作家以個人記憶與想像寫下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可見的未來。

### 簡訊

## 香港女作家新書《春天裏的人們》首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譚旻煦雲南報導）香港女作家禾素新作《春天裏的人們》首發暨簽售分享會日前在雲南昆明舉行，新書講述了在香港「推廣普通話」的十三位女性的經歷和命運，受到內地讀者的關注，分享會預訂的新書全部售罄。

《春天裏的人們》是一本長篇報告文學，作品講述了數十年來在香港孜孜不倦推廣普通話的一群教育工作者們的經歷，她們的個人奮鬥與時代變遷緊密相連，通過自尊自愛自強的奮鬥歷程，最後實現了個人的職業自立、財務自由和人身自由，尋找到了個人的幸福和生命的價值。《春天裏的人們》採用了親歷式、耳濡目染式的採訪，真實真切，因此具有很強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本書作者禾素，原籍雲南德宏，是一名傣族女子，二十年前移居香港，現在是香港作聯會員、香港散文學會會長、香港女作家協會副秘書長。其作品《風中的曼陀鈴》為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重點扶持作品，先後被翻譯為蒙、藏、維、哈、朝等多種文字。《你是悲憫的珠穆朗瑪》獲第八屆冰心散文和2016《民族文學》年度獎，被收錄《2016中國年度精短散文》年度選本。長篇紀實文學《春天裏的人們》獲2019《民族文學》年度獎，收錄於中國作協2019年度《報告文學精選作品集》。《消逝的馬鞭花》、《讓生命不再沉重》等作品先後榮獲中國當代散文獎等殊榮。

禾素在接受大文集團記者採訪時說，自己在香港生活超過二十年，深深愛上香港這片土地，在過去的一年，中國內地、香港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響，2021年的到來，「我祝福我愛的香港早日走出陰霾，越來越強大」，同時她希望所有的香港人都能熱愛祖國，「身在香港，心在祖國」。

### 閱讀有你

本報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請即日起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